

天龍八斬

(中)

云中岳著

58

天 龙 八 斩

(中)

云中岳 著

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血婆峒主见毒诸葛有反脸成仇之意，脸色一变道：“你认为老夫对你以后没有可以助力的地方？一定要……”

毒诸葛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夫今后会用着你们？老实说，老夫若非是获得消息较晚，而来不及动用秘密安排在城中的高手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要你们……”

他刚刚说到在这里，沙陀僧和血婆峒主已互相瞥了一眼，分成两个方向飞驰而开。

血婆峒主在飞跃开之际，还大声道：“许平，你也尝尝老身的毒功！”

她手一挥，一蓬细沙飞散开来，人却从另一个方向奔下山，连好身后的弟子都没有功夫顾到了。

毒诸葛大笑道：“老乞婆，你们这些鬼伎俩也逃得过老夫的法眼！”他右手急挥，一面白绢急洒而出，宛如一面鱼网洒了出去，将那蓬细沙一齐卷住。

他眼见沙陀僧和血婆峒主飞散跃开，方始好整以暇的道：“雷火齐飞！”

刹时，只见十几个大汉一齐飞奔过来，随见他们手掌扬处，一枝枝长约尺许的黑色短棒急投而出。

他们分成两股，成扇形掷出那些短棒，映着初升的旭日，黄影闪处，纷纷落地，接着便是一连串密雷之声。

那每一枝黄棒之中全部装满了火药，随着落地之声，立即爆炸开来，顿时，轰地一声大震，砂土与碎石齐飞，四周升起一片烟雾，整个方圆五丈之内的山地，全都被炸裂开来。

血雨飞洒，残枝抛落，那阵密雨似的响声震得整个山巅都动摇了，四下一片焦土，散开来的浓烟，将整个天空都已罩住了！

万里马一行人，刚一跃落山下，那辆怪异的“人车”立即分一为二，洛阳剑扛着万里马一马当先，朝隐秘处奔去。

在他的身后，紧紧跟着剑心等四人，宇文天依然高高的骑在他们联臂所搭的臂架上，他使出那诡异的“吸石聚星”的魔教邪功，将那四个童子身上的功力全都引为已用。

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，他体内的真气源源流存在五个人的体内，在飞奔下山的刹那，他几乎可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八足二手的怪人。

此刻，他若是心存歹念，立那便可以将剑心等人的内功夺为已用，那么他只要片刻的休憩运功，便可恢复原先的功力。

可是他虽被武林中称为一大魔头，他的心地却也不至于如此歹恶，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夺人功力，使得剑心等人功力全失而变成废人。

在往山下飞奔之时，这个意念仅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，他心中并没有什歹念，可是心中意念一动，却想到了一件事情。

他暗自思忖道：“自从师傅传我这《吸石聚星》的功夫之后，我从来都没有用过，事实上我也一直都没有机会用到，这次为了造就洛阳剑，我说不得要用一次了……”

一想到洛阳剑，他不由得心中激赏无比，忖道：“这孩子的武功根基如此深厚，机智惊人，若是得到我的真传，不出三年，必然在武林中创下不朽的声名，并且看样子万老鬼对他也颇为欣赏，他若是学得我们二人武功，岂不就超过大漠

里那个老尼姑……”

他的思绪被一阵阵密雷似的巨响所打断，回过头去，他只见山巅之上腾升起一片浓烟，火光闪现，山石泥土飞溅起老高，然后急洒而落，宛如空中降下黑色的雨珠。

他们已经奔出数十丈远，也可以感觉到周围的地面隐隐晃动，似乎整座山都将要崩裂开来一般。

宇文天扬声道：“万老鬼，许平那王八蛋在弄什么鬼？抓不到咱们，找这座山来出气不成？”

洛阳剑被这阵山崩地裂的大爆炸所惊，也停住脚步，回身向山上望去，万里马看着冲开而起的硝烟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老夫就晓得许平那厮恶毒已极，绝不会如此放过沙陀僧等人，真可惜他们一念之差便丧身于火药之下，可见……”

宇文天呸了一声道：“万老鬼，你少在那里假慈悲好吧？那些王八蛋死了活该，还有什么可惜的？”

万里马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宇老鬼，你一世鲁莽，又知道些什么？老夫并不完全是为沙陀僧叹息，老夫是为了今后武林而汉息，看到今日的这些情况，老夫真后悔当年没将许平杀死，以致使得他兴风作浪，重出江湖，造下无边杀孽……”

宇文天嘿嘿一阵冷笑道：“你还敢说老夫鲁莽，你想想看你自己，若非你鲁莽的以为老夫会杀死洛阳雄飞，又怎会落得这种狼狈的下场？老夫若是没有受伤，许平那厮早就逃不过老夫的掌下，还能容他那样猖狂？”

万里马本来听宇文天提及自己鲁莽之处，已经默然无语了，后来却听得宇文天拿出许平来比较，他不由得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宇文老鬼，你以为凭你那两手拳脚指法，便能够置许平于死地？你难道没有看出他的武功修为已经不在你我之

下，再加上他的机智，你碰上他除了死路一条之外，没有其它的路好走了！”

宇文天怒喝一声道：“哇！万老鬼，你敢如此轻视老夫？我们何不打个赌，老夫保证一年之内将许平擒住！……”

万里马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在吹什么大气？也不想想方才若不是老夫出剑，你早已被那诸葛强穹骤射而出的毒箭射死！”

洛阳剑听着他俩说着说着，又争吵起来，他不由得眉头一皱，忖道：“以他们两位在武林中的声望武功说来，他们是决不可能跟个孩子样的见面便争吵起来，但事实上他们却时时如此，这可见得一个人的最大敌人并非别人，而是自我的意识……”

他们若不是因为心理上弱点被许平所料中，也不会发生如此悲惨的结果，这可见得虚名害人，为了潜藏在个性中的自傲，使得他们不顾一切的去维护它，怪不得古人以修心性为人生最重要之事……

他想到这里，已听得宇文天怒喝道：“万老鬼，老夫欠你这次人情，总会还报的，现在老夫也不与你多说，剑儿，咱们走！”

宇文天飞身跃下了地，满脸的怒色，道：“万老鬼，咱们十年之后的今天，还在此地见面，到时……”

万里马打断了他的话，道：“老夫就接下你这个邀约有何不可？你以为老夫武功全失，便无法恢复不成？嘿！这次不需十年，三年之后的今天，我携徒儿在此等你就是！”

宇文天到现在才知道万里马的一身武功全失，他楞了一下，道：“哦！你既然武功全失，老夫便取消这次邀约……”

万里马冷哼一声道：“这次约会是老夫订的，老夫决不取消，如果你认为老夫武功不能恢复而取消此次约会，那你就

大错特错了，三年后，老夫自会带着洛阳剑在此等你，到时《徒顶师职》，就由他代我与你对较量便行……”

宇文天微微一怔，随即放声大笑道：“哈！原来你是打着这个如意算盘？你以为剑儿会拜你为师？”

万里马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以为他会拜你为师不成？”

宇文天颌首道：“当然，你不信便问问剑儿如何？”

万里马俯首道：“剑儿，你说给宇文老鬼听听，到底是拜在老夫门下还是跟着他？”

洛阳剑原来并不想参与宇文天和万里马一番争吵，此刻一听他们把话题转到自己的身上，不由得左右为难起来了。

他苦笑了下，道：“两位前辈，我们此刻还未远离危险，那许平随时都能够迫将过来，为何又为此事发生争辩呢？”

宇文天道：“孩子，你说的固然很对，但是我们只等你一句话，你先告诉我到底是决定如何，然后我们立即下山，决不再多说一句话，好吧？”

万里马也以了点头道：“宇文老鬼说的这句话倒没有错，剑儿只要说一声愿作何人有徒儿，我们便……”

洛阳剑犹疑了一下道：“两位老前辈，能否容晚辈再考虑一下，然后再作决定……”

宇文天道：“还要考虑，考虑？”

万里马冷哼一声道：“谁象你那样毫无头脑？象这等有关终身之事，自然需考虑了！”

宇文天瞪大了眼，道：“万老鬼，你别讨好剑儿，他才不会受你的笼络……”

万里马冷哼一声道：“剑儿，我们走吧！许平那厮恐怕就要下山了，弄不好又是一场纠纷。”

洛阳剑颌首道：“前辈说的是！”他的目光转向宇文天，招

呼道：“宇文老前辈请一并下山吧。”

宇文天道：“好吧！我这是看在你的面上，暂时不跟万老鬼计较，否则……”

万里马冷哼一声道：“否则怎样？”

洛阳剑唯恐他们又起争端，连忙道：“两位前辈，我们此刻虽然已经渡过狂涛骇浪，却还没有渡至安全的彼岸，最好不要再生意外，两位前辈认为可对？”

宇文天默然无语，万里马点了点头道：“剑儿说得很有道理，宇文老鬼，你枉自活了这大把年纪，听了他的话，也不觉得不好意思？”

定文天正要反驳，洛阳剑适时开口道：“两位前辈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说着，肩负着万里马，领先往山下飞奔而去。

宇文天见到洛阳剑已经走了，自觉没趣，也不再多言，可是他侧目一看，只见剑心等四人扛着棋心全都跟木头样的站在那儿发愣，他不由得心中一阵火起，叱道：“你们几个也不觉得害羞，还楞在那儿作什么，走啊！”

剑心等人脸色全都一变，斧心火气较大，顶了一句道：“宇文天前辈为何这么说？晚辈等并没有得罪你……”

宇文天冷冷道：“你们也不想一想，你们跟随万老鬼，每个人都至少有五六年之久，可是却没有被他看上眼，如今还来跟老夫争徒儿，放着你们在此，也不觉得难过？”

他这句话一说出口，那四个童子全都脸色大变，他们又怎会不明白宇文天话中之意，可是宇文天所说的话儿竟是事实！

他们五人跟随百刃神君万里马都有七八年之久，可是却没有一个被百刃神君认是可造之材，而收为徒儿！

尤其在此刻，当他们看到了洛阳剑被万里马和宇文天争着收徒的热烈情形，再一——想到自己，都有一种被漠视，被遗弃的感觉。

是宇文天这句话在他们心中所产生的影响，真有如一块巨石落在平静的湖里一样，起了无数的涟漪……

他们都仅仅是十几岁的孩子，心中一不高兴，自然会显露在神色之间，是以面色都非常难看。

剑心到底是他们里面年纪最长的，他虽然心中不舒服，却不表现在脸上，强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宇文前辈此言差矣，洛阳兄台的秉赋智慧都在我等之上，若是他能够得传神君的绝艺，我们兄弟不会对他起妒忌之心的……”

宇文天笑道：“你又何必言不由衷呢？老夫若是万老鬼的话，就算你们资禀不够，也不会做出如此伤你们心的举动。因为这些年来，你们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他怎能够使你们受到如此重大的刺激？其实老夫认为你们并不差到哪里去……”

剑心道：“前辈的好意，晚辈们明白，但是神君对我们的恩惠有如天高，他老人家决定之事，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乐意认同的！”

宇文天淡然一笑道：“你们既然这样想，老夫也没什么好说了，老夫言尽于此，如何决心，看你们自己了！”他说完了话，也不管剑心他们，举足向着洛阳剑追去。

剑心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兄弟我们走吧！”

斧心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剑心，你心里会不会甘心？”

剑心脸色一沉道：“什么甘心不甘心？神君要怎么决定，我们岂可以干涉？”

琴心道：“我们并不是要干涉神君，只是我们太可怜了，

跟随神君那么久，结果却都……”

他的话声微咽，竟然说不下去，这时刀心了道：“对！我们太可怜了！记得神君曾经跟我们说过，我们的资禀不够，不能得传他老人家的全部绝艺，可是一旦机缘巧至，只要找到千年参王，或灵芝之类脱胎换骨等灵药时，他老人家便收我们其中之一为徒……”

剑心道：“刀心，你不要胡说了，神君固然曾经说过，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没有找到那等灵药呀？”

刀心道：“就算我们没有找到脱胎换骨的灵药，神君也不能将洛阳剑收为徒儿，如此漠视我们，如果他老人家要收徒弟，也该在我们五人之中挑选一个……”

“对！”斧心道：“如果神君在我们之中挑选一个，我也不会生气，实在他老人家太不应该了，我们这些年来吃了那么多的苦……”

剑心道：“斧心，你不应该这么说，我们自幼蒙神君收录为徒，得传武功，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恩惠已经够大了，我们岂能……”

琴习道：“剑心，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，说老实话，我们自己也知道不够资格被神君收为弟子，只有你是最有希望的，可是这次神君却放弃了你，这使得我们为你难过……”

剑心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似乎也被这句话所动，可是他苦笑一下，却道：“我晓得你们的好意，也很明白你们心中的想法，只是我们深受神君的恩惠，绝不能就此背叛他老人家，我们那样太不应该了！”

斧心道：“可是我们却不甘心……”

剑心摇了摇头道：“斧心，你刚才没有跟我们一道，你不会晓得洛阳剑凭着他那超绝的智慧，又对于山中地形的熟

悉，已经救了我们一条性命，若非是他，我们此刻早已落入毒诸葛许平的掌握，必然被他杀死无疑……”

琴心嘟着嘴道：“那可不一定，毒诸葛也不会如此轻易的便将我们杀死！”

“对！”刀心道：“琴心说得不错。”

剑心正等说话，斧心已道：“就算是我们得到洛阳剑之助，逃了出来，但是他还不是为了自己生命打算，否则又怎第会救你们出来？”

剑心道：“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都不会背叛神君的，尤其他人家正在困厄之时，我们绝不该这么做！”

他说得义正词严，其他三人听得齐都默然无语，一时之间，都怔在那儿。

剑心吁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们不要再呆在这里了，赶快追上去吧，免得跟神君失去联络……”

斧心摇头道：“要去的话，你们去吧！我是不去了！”

剑心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斧心眼圈一红，道：“我们拼死为着神君，可是他却依然将我们视为侍从，根本没有将我们放在心里，我还跟着去做什么？”

剑心叱道：“斧心，你怎能够这么说？你……”

斧心道：“我没有怎样，只是不愿再服侍那洛阳小子，你们愿意做一辈子侍从，我可不愿意。”

刀心一拍手道：“对，我也不愿意，我跟斧心一起，凭我们的武功，再下几年功夫，在江湖上也可以出人头地，又何必终身为人奴仆？”

剑心寒着脸道：“琴心，你的意思呢？”

琴颌首头道：“小弟也认为这样……”

剑心目交炯炯地凝望着他们，默然片刻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你们既然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是我们相处一场，此刻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刀心突然道：“你们看有人下山了！”

他们一齐循着刀心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在曦光之下，一条人影在松林杂树的掩蔽下，闪闪缩缩的飞奔而下，还不时地往后回顾，似乎在畏惧着什么人的追踪。

虽然那人藉着树林掩蔽，逃奔下来，可是剑心等人身在山下，却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斧心脱口道：“那是老虔婆！”

剑心向那人影凝望过去，只见那人浑身浴血，身上的衣服破裂多处，满头的泥沙灰尘，远望过去，有如鬼魅，但是他们藉着黎明的曦光，却中以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个惊惶地逃下山的人，果然正是血婆峒主。

琴心道：“没错！果然是那个老虔婆，看她那副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像是在逃避谁似的……”

剑心道：“他定是在逃避毒诸葛的追杀无疑，否则也不会如此惊惶失措。”

琴心诧异地问道：“她为什么会这样狼狈不堪？”

剑心淡淡地说道：“毒诸葛找她来向神君动手，结果没有成功，恼怒之下，一定会将她和沙陀僧除去，你没有看到刚才那阵大爆炸声？心想是毒诸葛燃了火药，要把他们一齐炸死，却让这老虔婆逃了出来……”

刀心道：“怪不得她跟丧家之犬一样的，唯恐被毒诸葛许平发现她逃出来了。”

琴心道：“这老虔婆的命真大，刚才那么厉害的爆炸竟然没有把她给炸死！”斧心握了握手中的斧头，道：“这老虔婆害

得我们好惨，咱们何不趁这个时候打落水狗，把她给宰了？”

剑心摇头制止道：“斧心，我们不可以冒昧从事，那老虔婆虽然已经受伤，却狡猾异常，否则她也不可能逃得了毒诸葛引发的火药爆炸之下，我们最好还是藏起来，等她过去了再走……”

斧心道：“剑心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么胆小？那老虔婆纵然厉害，但她此刻身受重伤，又没有了兵器，还怕她作什么？小弟我一个人去就可以收拾她了！”

剑心还待阻止，斧心已手持巨斧，向着血婆峒主冲去。

刀心和琴心将扛在身上的棋心摆在地上，道：“剑心你在这儿照顾棋心，我们去助斧心宰了那老虔婆！”

剑心望着他们两人奔了过去，也来不及阻止了，他暗暗叹了口气，忖道：“我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想的，以往我还以为对他们很了解，可是此刻我却觉得跟他们是如此陌生，看来这七八年的相处并没有使我真正了解他们……”

他虽然对于斧心等人的行为不赞同，可是他却也不能不管他们，俯身望了望面色苍白如纸，犹自昏迷不醒的棋心，他苦笑了下，将棋心抱起，跟着也跃了过去。

斧心一马当先，向着血婆峒主冲去，仅奔出丈许，便被血婆峒主发觉。

血婆峒主在山顶之上，眼见宇文天和万里马两人联手一起，神奇地突破毒诸葛许平所摆的七杀刀阵。

就凭着他们所架的怪异“人车”，杀得那些布阵的大汉血肉横飞，尸横遍地。

血婆峒主本性狡猾，与那耿直鲁莽的沙陀僧可说是完全相反的例子。

她一见到毒诸葛所摆了那等神妙的七杀刀阵已然破去，而百刃神君万里马金甲神魔宇文天所施展的神功，便心知大势去矣，而暗萌退志。

她晓得凭着毒诸葛许平自己这区区力量，绝不能挡得住那两大奇人的锋锐。

是以她一见万里马等人，冲下山后，便已退至最有利的地位，预备毒诸葛一露出爪牙，便脱身逃走。

因为她本身是个狡滑之人，而这一类人对于任何人都怀有相害之心，自然她对于别人也怀有戒备之意念。

尤其当她亲眼看过毒诸葛许平的手段，对他更是深深的戒备着。

是以当她一见毒诸葛许平的这次行动已经完全失败，她立即便已想法要先行离开，免得毒诸葛在恼怒之下加以相害。

果然她所想的没有一点错误，毒诸葛在计划失败之后，立即便撕下脸来，要把对付万里马等人而未及施出的雷火之阵，转而对血婆峒主和沙陀僧施行起来了。

血婆峒主何等机灵？当她一听到毒诸葛许平下令布出雷火霹雳之阵，立即撒手施放毒疆的独门黑雾。

她在一撒出毒雾之后，立即招呼身后仅剩的三个弟子逃走。

可是她那三个弟子不但武功不够高，而且反应也较慢，起步稍迟，还未奔下山巅，已被毒诸葛手下的大汉抛了的火药所炸死。

一时之间，焰火冲天，爆炸之声震耳欲聋，那方圆七丈的地面全被火药炸得翻了起来，自然那个鲁莽的沙陀僧和他手下的僧众，全部都葬身在火药之下，无一逃生。

血婆峒主逃得那么快，也被飞起的泥块所波及，弄得浑身是伤，连耳朵都差点被震聋了。

她是逃命要紧，也顾不得丢人现眼，更顾不得身上的伤势，连爬带滚的顺着山坡滚下山来，藉着树枝挡蔽总算没有跌死，捡回了一条老命！

等到她惊魂乍定，从地上爬起，又唯恐毒诸葛发现她未死，也顾不得挥去头上的灰土，整理一下身上的衣服，闪闪躲躲的在树林中飞奔下山。

在她的心中认为只要能够逃离此山，才算是真的脱离危难之地，到时回到苗疆，就不怕毒诸葛在她的地盘之上怎样了。

那知她逃避着许平追杀时，只顾得身后没有顾到前面，等到她一发觉山下有人奔来，已是距离斧心不足丈许。

她只见斧心手持巨斧向自己奔来，在他身后还跟着两个童子，顿时心中叫了一声苦，连忙停住了前奔之势，站定了身形。

她可不是害怕这几个年仅十几岁的童子，她心中顾忌的是万里马和宇文天两人。是以她一见到斧心等人追了上来，误为对头的先卒，脸上立即浮现绝望之色，忖道：“我真是倒霉，刚刚逃过一劫，却又碰到万老鬼，眼见这下是死定了……”

到这个时候，她才真正的后悔自己不在苗疆享福，而冒着如此大的危险，来到祈连山与万里马和宇文天作对。

她暗忖道：“这都是许平那王八蛋，若不是他花言巧语的说已经设好万全之计，摆下陷阱，使得宇文天和万里马两败俱伤，老身又怎会落得这个惨局？”

她心中正在意念电转，斧心已喝叱一声道：“老虔婆，你还想往那里逃，我们早在这里等着你了！”

血婆峒主目光交烁，没有吭声，她想要查看一下万里马是否就在附近。

可是她除了看到剑心抱着棋心奔过来，除此之外，只看到空寂的树林，什么人也没有看到。

每一个人都是珍惜他自己的生命，血婆峒主又何赏例外？她虽然活了五六十岁，却对于她那已经衰老的生命尤为珍惜。

她此刻虽然知道自己处境恶劣，真是前有猛虎后有恶狼，毫无生机可言，但她在临死之前，还是想要挣扎一番的。

她竭力的镇定了紧张的情绪，脸上堆着笑，道：“这位小兄弟，你们……”

斧心只见血婆峒主那恍如鸠盘茶一样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，以致使得她脸上的皱纹凸现，更加恐怖难看，不由得一阵恶心，叱道：“老虔婆，谁是你的小兄弟？看你这样子跟鬼差不多，还敢称我们是小兄弟？”

血婆峒主受叱，心中虽然愤怒，却是不敢发出来。

她连连颌首道：“是，是，老身说错了，请你们原谅！”

斧心傲然一笑，道：“老虔婆，你也有今朝？嘿！昨天小爷吃尽苦头，现在碰上了你，绝不能饶你……”

血婆峒主退了半步，道：“各位小侠请听老夫一言，呵！老身也明白自己罪大恶极，不该不自量力，得罪了神君，才落得如此惨状，但望各位高抬贵手……”

斧心笑道：“看你那窝囊样子，小爷真替你害羞，真亏得你还是武林中成名中的前辈，苗疆的高手……”

刀心道：“斧心，不要跟她说什么废话了，宰了她算了！”

斧心一扬手中巨斧，道：“老度婆，你听到没有，你是要束手就缚，还是要跟我们动手？”

血婆峒主强笑道：“老身见到你们，还敢反抗吗？自然是束手就缚，但是那毒诸葛许平立即便会道下山来，老身要在他未到之前，向百刃相告一事……”

这时剑心已经赶到，他沉声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要说，对我们说好了！”

血婆峒主道：“那是有关毒诸葛即将发动的另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对于百刃神君非常不利，是以老身要亲眼向神君禀告。”

剑心哦了声道：“毒诸葛还有什么阴谋，你且说吧！”

血婆峒主笑道：“由于这个计划非常重大，是以老身非亲自向神君！”

琴心怀疑地道：“老度婆，你莫不是用什么鬼计，想拖延时间，等那许平来救你不成？”

血婆峒主咬牙道：“那个老八王用火药炸得老身弟子无一幸存，老身已恨他入骨，他已视老身如眼中钉，又怎会来救老身？这位小侠，你太多疑了！”

剑心冷笑一声道：“这可不是我们多疑，而是你太过险毒，我们不能不防！”

血婆峒主发誓道：“天地良心，老身若是想要拖延时间，等候许平来救，让我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剑心颌首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么刀心，你过去将她的穴道闭住，我们带她去见神君！”

斧心侧首道：“剑心，神君他们不知道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剑心已打断了他的话，道：“斧心，你不必